



戏迷票友资料库·梨园弟子常备书

郭光宇 / 主编



河南戏曲名家丛书（豫剧）

牛得草

名剧·名段

河南文艺出版社

河南戏曲名家丛书(豫剧)

郭光宇 / 主编

牛得草

名剧·名段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得草名剧名段/郭光宇主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4.5

(河南戏曲名家丛书)

ISBN 7-80623-512-4

I. 牛… II. 郭… III. 豫剧-唱腔-选集 IV. J643.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60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
邮政编码 450008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512-4/J·53

开本 32
印张 3.875
字数 100000
印数 1—6000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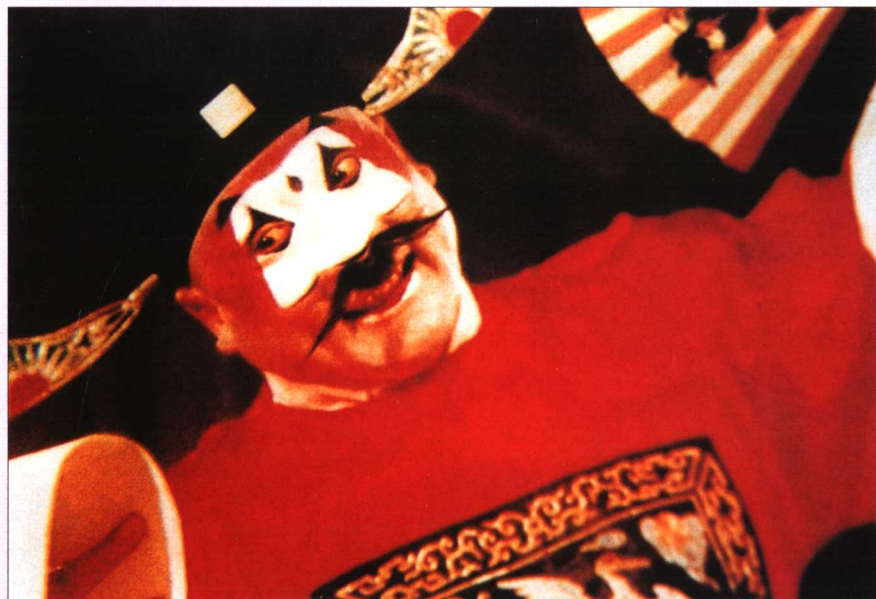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牛得草 《唐知县审浩命》饰唐成



牛得草 《唐知县审浩命》饰唐成



牛得草丑角形象



牛得草 《唐知县审诰命》饰唐成



牛得草 《唐知县审诰命》饰唐成



牛得草 《唐知县审诰命》饰唐成

牛得草艺术小传

画天夫

“牛吃的是草，挤出的却是奶水。”这是人们对牛奉献精神的一种默认和赞许。然而牛对人类的贡献何止如此！更有它们那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辛勤劳作乃至于“杀身”成仁的血肉之躯。所以，牛成了人们千秋万代最受尊崇和欢迎的朋友。

豫剧名丑、一代表演艺术大师牛得草便是这种“老牛精神”的化身。他刻苦钻研业务的“牛劲儿”、虚心学戏的韧劲儿、变丑为美的拗劲儿、为民当“官”的热劲儿都堪称戏曲界的楷模。他为艺术呕心血，艺术还他一片天；他献技艺给观众，观众称他为“挚友”；他当“官”敢与民做主，人民尊他“牛青天”。从中原文化沃土上走出的这头“牛”，吟唱着时代发展亟须法制的高调，唱红了大江两岸、神州山水，也为丑角行当在戏曲舞台上言正声、抒正义、扛大梁开了一代新风。

一、小牛得了草

牛得草 1933 年 5 月 28 日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苦家庭。4 岁丧父后，他便四处乞讨。为了混碗饭吃，他拜著名丑角演员李小需为师学演戏。年逾花甲的李小需师傅因贫困交加

冻饿死于破庙之后，10岁的牛得草又流浪到开封进了戏班子。这时的牛得草连个名字还没有呢，大伙儿就以姓代名，管他叫“小牛”。关于牛得草这个名字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

李小需师傅死后，“小牛”一直很苦闷，自己原先是个打旗扛牌跑龙套的角色，没有名字就没有吧，叫“小牛”也还怪中听哩。后来学捣丑，逐渐能演角色了，还是应该有个名字才好。他和一位戏班子里的老艺人谈起了这件事，这位老艺人说：“孩子，咱们国家贫穷，艺人落难，将来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了，你就叫‘俊国’吧。”于是，“小牛”就成了牛俊国。

有了名字之后，他便更刻苦地钻研业务。那时，他演出过《大卖艺》中的郭似铁、《柜中缘》中的淘气、《穆柯寨》中的穆瓜、《花子拾金》中的仁义、现代戏《刘胡兰》中的地主石头……他的表演很有特色，四乡百姓只要听说他演出，便都赶着来看。1949年全国解放前后，牛俊国演出的丑角在开封一带已经小有名气了。

在经常爱看他演出的观众中，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李春芳。李春芳是清末的一位秀才，一生清贫，但很有学问。他喜欢牛俊国演的丑角不俗气，有余味，有时便到后台找牛俊国聊天，时间一长，二人竟成了“忘年交”。有一天，牛俊国对李春芳说：“有人说我这个名字叫得不符合丑角这个行当。我学识浅薄，想不出个啥好名字，请您老能给予指点。”

李春芳点头笑着说：“你在旧社会为学艺吃了不少苦，你的身世我也早知道了。现在解放了，你的戏也越唱越响了。对一个擅长丑角的演员讲，你现在这个名字确实少了一点风趣。你真的想改名字？”

牛俊国急忙说：“真的，俺小牛啥时说过谎？现在解放了，

碰上了好时代，俺有吃有穿，再也不是过去的穷戏子了。为了报共产党的恩，俺还要好好练功，好好唱戏呢！”

李老先生听了，边点头边捋着白胡子自言自语道：“是啊，是啊！这姓侯有叫侯得山的，猴子得了山可以攀跃；姓于有叫于得水的，鱼儿得了水可以自在地畅游；姓朱有叫朱得康的，猪儿得了糠膘肥体壮……按姓之谐音嘛，你姓啥？”

牛俊国脱口而出：“我姓牛哇！”

李老先生将手一拍：“对头！你姓牛何不叫‘牛得草’呢？牛儿得了草，肚子吃得饱，然后再辛勤耕作，负重劲行，可以前程无量啊！”

牛俊国一听高兴得直拍巴掌，连声道：“中，中！李爷您给俺起这个名字太好了！共产党把俺这个穷戏子从苦海中救了出来，当上了人民演员，新社会又给俺搭起了这么好的大戏台，这不正是让俺小牛得了青草吗？”

当晚，牛俊国兴冲冲地赶回家，向母亲讲起李老先生为他改名字的事。老太太望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激动地说：“好，好！老先生给你起这个名字真好！旧社会咱娘俩到处逃荒要饭，你开始进戏班子也是为了讨口饭吃，如今天地变了，条件好了，这不正如牛得草吗？也正该你这头小牛为社会出力拉套了。”听了母亲的话，他工工整整地在剧团新发的日记本上写下了“志成牛，艺为人民”八个大字。

第二天，和平剧社贴出许多广告，“牛得草”三个字第一次亮相开封的十字街头，人们也都为小牛有了这样一个响亮而又风趣的艺名高兴。当晚，他主演的丑角戏《大卖艺》的戏票很快一售而光，牛得草感激地对来后台看他的李春芳老人说：“李老，感谢您给我起的好艺名啊！今天头一次挂牌，我一

定得唱好,要不然我这一身牛肉可就不值钱了!”牛得草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也就是从那时起,这头小牛奋蹄劲行,牛得草这个名字也开始从开封起程了。

二、小牛学丑技

解放初期的开封为河南省省会,也是豫剧盛会之地,许多名角,如陈素真、常香玉、马金凤、高兴旺、李宪宾等都到开封和平剧社唱戏。当时已在和平剧社当上了挑梁演员的牛得草,已初露头角,小有名气。他在《赶花船》里演的公子丑和《花子拾金》的独角戏已很被戏迷认可。但是爱钻研的牛得草并不满足现状,他觉得演丑不能单纯地为了逗人笑,应该演出人物的性格。单是丑角这个行当,可学的东西还多着呢!于是他借着和平剧社这个舞台开始学习豫剧其他丑角的绝活。

向高兴旺学民丑。1948年春天,高兴旺从许昌到开封和平剧社演出。高兴旺当时已是豫剧界的名丑,牛得草得此良机,立即去向高兴旺请教,并要拜高兴旺为师。高兴旺对他说:“你虽然年纪小,志向很高,又跟李小需老师学过戏,我也是他的学生,你不能叫我老师,就叫我大师兄吧。你唱的是官丑、公子丑,我唱的是民丑,各有所长,互相帮助吧!”牛得草被高兴旺谦虚诚恳的态度深深打动,非常敬重这位比他大20多岁的大师兄。两个人在一起吃住,相处得比亲兄弟还要亲。高兴旺在那些日子里演的是他自己整理的传统剧目《借靴》。牛得草很快学会了这出戏,并且在另一个剧场进行演出。两个人在两个剧场同演的《借靴》这出“对台戏”很受观众的欢迎。

向李宪宾学演憨傻老丑。名丑李宪宾是专演憨傻老丑流派的，他善于从剧中人物出发，创造一些能给人印象很深的表演程式。他能将土财主刻画得入骨三分。在与这位老艺人的接触中，牛得草知道李老师念过多年私塾，能将《三字经》、《千字文》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能将这些知识融入戏中，表演非常自如。牛得草认识到：一个演员只有提高文化水平，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所演的人物，进而创造出有独特个性的角色。牛得草一边认真向李宪宾学戏，一边专门请了一个老先生教自己攻读古文，使自己在这个行当的丑技表演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向张老艺人偷学演娃娃丑。当时，张老到开封演出时已是50多岁的老头子了，矮矮的个子，剃个光头，演起戏来很有精神。他演的娃娃丑，不仅念功好，而且眼睛会说话，表演也别具一格。他在和平剧社演《柜中缘》中的淘气异常风趣，他头上的辫子功更是精彩，每逢他一上台，场内便掌声雷动，有的观众能一连看好几场。牛得草觉得这是学娃娃丑的绝好机会，便场场不落地看张老演戏，认真琢磨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表情。但是，有两个招儿——一是如何在光头上粘辫子，二是淘气那出神入化的成功表演，他却怎么也学不到手。

牛得草为了学这俩招儿，曾几次虚心地向张老请教：“张老，您头上的那个小辫粘得那么结实，怎么甩也甩不掉，是咋着粘上的呀？”

在旧戏班子里，有“绝活”的演员都有“留一手”的习气，不肯轻易向人传授。每逢牛得草询问，张老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含糊其辞地应付说：“是啊，小淘气活就活在辫子上，粘不牢实，甩掉了可怎么办呢？”压根儿就不说如何具体粘辫子。碰了几次软钉子后，牛得草就想：你不告诉我，我就看你怎么粘。

张老化妆时，他就站在一边看，这位老艺人明白了牛得草的心思，化好妆后就是不往头上粘辫子。过一会儿工夫，张老不见了，可再到化妆室时，他不知躲在哪儿已将辫子牢牢地粘在头顶上了。

牛得草见一时难从张老手中学到那粘辫子的绝活，就想在表演上学他的一个绝招儿，那就是小淘气生气的动作。在《柜中缘》中，当淘气奉母命回家取钱，发现妹子在柜中藏着一个公子时，又气又恼：“我淘气的妹子偷了汉……”，这时，张老便通过转头、甩辫子、晃脑袋、画圆圈、转眼珠子、抖手等多种动作表演，着力表现出淘气复杂的恼怒心情。每逢演到此处，场内便一片叫好声和掌声，让观众看得如醉如痴。

牛得草十分想学这段表演，可又怕张老不教，于是便想起了“偷”，天天去看张老演这出戏。后来，张老发现牛得草每天都来看这段戏，心中又有点犯疑，每当演到此处时，就有意删减去一些表演的“细活儿”。牛得草看在眼里，明在心里，看戏时便不坐在头一排，改在台下听戏，在台下找一个正适合看淘气表演的地方坐下来，偷偷地看表演。每看一次戏就只学一个动作，回去之后便下功夫练。经过十几次“偷”，张老的全套动作终于被他学到了手。

得到粘辫子的奥秘则完全是因为一次偶然。有一次，牛得草正坐在台下“偷戏”，张老在甩辫子时竟将辫子甩掉了，辫子恰巧又掉在了牛得草的跟前，真应了那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古训。牛得草拾起辫子一看，哎哟，我的爷呀，他的辫子原来是用膏药粘的！牛得草拾起辫子又顺手扔回台上。

牛得草试着用这种办法粘辫子，效果确实不错。但他又想：这种方法虽好，像张老这样的老玩家尚有“失手”的时候，

更何况自己是初学呢？我何不留起一根小独辫呢？头发长在自己头上，再甩也甩不掉，一劳永逸，万无一失！所以，后来牛得草扮演的小淘气在演技上有许多创新，尤其是那根小独辫，从来没有甩掉过。

拜师萧长华学京丑。萧长华是我国京剧界著名的丑角表演艺术家，他因演拿手好戏《蒋干盗书》、《连升三级》、《审头刺汤》而蜚声中国戏曲界，有“活蒋干”之誉称。牛得草在整理并演出了《唐知县审诰命》之后深深地感觉到，要想让这个以丑角为主的大戏立于舞台并具有震撼人心的长久艺术生命力，就必须向其他兄弟剧种，尤其是向京剧学习，要博采众长，吸取营养，使自己的表演艺术更上一层楼。1957年春天，经赵枫介绍，24岁的牛得草赶到北京，正式拜萧长华先生为师。

时任中国戏校副校长的萧长华已年过七旬，白发苍苍，对河南来学艺的这头“丑牛”很感兴趣，特地准许他到家里学戏。当天上第一课时，性格豪爽、耿直的萧老就跟牛得草说：“看到你们年轻人有这么高的学戏劲头，我很高兴，也不觉得老了！学戏要先学做人，做人要正道、正直、正气，演戏是演人的，演戏是为育人的。我既然收你为学生，就要对你负责，对艺术负责。”

牛得草心悦诚服地说：“我既诚心拜萧老为师，一定会一丝不苟地学，绝不辜负老师的一片苦心！”

在萧老家学戏的那些日子里，牛得草不仅学到了许多丑角表演的基本功要领，而且学会了萧老的几出拿手好戏。每教一出戏，萧老总是一段一段地说戏、表演，让牛得草一招一式地跟着学，一字一句地跟着唱，尽心竭力，毫不保留。想想过去“偷戏”的尴尬，看看眼前“教戏”的耐心，牛得草经常感动得热

泪盈眶，真是新旧社会不一样，人品人格大不同啊！

萧老在教戏的同时，还不断地帮助牛得草提高对丑角行当的认识。萧老说：“丑角是一门严肃的艺术，而不是精神的调味品。丑角虽比其他行当更夸张，但一定要有限度，不能离开剧情、离开特定环境、离开人物去任意发挥，不能将那些低级庸俗的东西用进去，生硬的照搬不叫艺术。任何脱离人物的卖弄技巧，都会使观众恶心。”他将丑角表演艺术归纳为四句话：“丑而不丑，丑中见美，美中取乐，乐中回味。”在以后的舞台艺术生涯中，这四句话成了牛得草时刻牢记的座右铭。

为了将《唐知县审诰命》中的唐成演活，萧老又向牛得草传授了京剧中“方巾丑”和“袍带丑”的表演技巧。所谓“方巾丑”是演谋士一类角色的，因旧时的谋士喜欢头戴“方巾”（帽子），故在戏曲表演中有其丑角一行。“袍带丑”即“官丑”。萧老认为，唐成不仅是个胆大、富有正义感的小官，而且具有心细、会盘算运筹的谋士风采。在表演上如能将二丑的精华融会贯通，再根据豫剧的特点设计一些动作，就可以使唐成这个人物更有戏剧性。

在一次吃中午饭时，萧老指着萧师母做好的菜对牛得草说：“剧本好比一块肉，导演和演员要把肉做成各式各样不同口味的菜，而且让人吃了感到爽口，才算真本领。演戏也和做菜一样，只有有了深厚的基本功才能运用自如地化到剧中人物上来。不会创造角色的演员，一辈子也成不了艺术家。”吃完饭后，萧老又泡上一壶碧螺春茶，一语双关地说：“来品茶，消化消化！”

牛得草激动地说：“听了萧老一席话，吃了师母做的美味菜，再加上这碧螺春茶的消化，我吸收的营养可太丰富了！”

牛得草进京拜师,深山探宝;萧长华言传身教,无私授徒,被传为一时佳话。这次学艺使牛得草在艺术人生道路上实现了重大的转折和突进,在理论认识、表演技艺方面完成了一次丑角艺术的飞跃,在人品人格上得到了一次良好的熏陶和健全。牛得草说:某些演出技巧可能是某个人经过刻苦钻研,长期实践创造出来的,但它一旦成为艺术,便应该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不能占为独有。艺术的传播不是靠一个人能完成的,艺术只有属于人民,被广大群众接受,才会永葆青春,有无限的生命力。牛得草后来广收门徒,在教授学生时谨遵萧恩师的教诲和遗风,为发展豫剧丑角艺术做出了卓越贡献。

向兄弟剧种“借”丑。《仨女婿》是牛得草根据扬剧《挑女婿》移植改编为豫剧的一出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小戏,主角是一位糊涂官,主要内容是:糊涂官夜闻击鼓声,从酣睡中醒过来去升堂,却错穿太太的绣花袄为官服,惹得众衙役捧腹大笑。在大堂上受理的案子更使他糊涂了:少女张丽英一人竟许了三个女婿,而且那三家均有证据在手!满腹“才学”的糊涂官想“清楚不了糊涂了”,却怎么也了不了。最厉害还是经他太太口授机宜,才圆满了结此案。一女许三男,是父母包办儿女婚姻所致;糊涂官糊涂做是封建社会的弊病。这出戏虽是闹剧,在反封建这一主题方面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牛得草的“借”不是死搬硬套。为了演好这个糊涂官,他加进了自己的许多创造:脸谱上画成好像始终没有睡醒似的迷迷糊糊的造型,语言和唱腔上吸收了山东梆子和柳琴的一些特点,在台步上又吸收了卓别林撇脚走路的特点,将糊涂官设计成一个勾着腿走路的“罗圈腿”。这不但更形象地刻画了这个糊涂官的形象,让观众耳目一新,也更加深了对封建官僚制

度的讽刺。

解放初期，牛得草在西安看了川剧著名丑角周企何先生演出的《作文章》。这出戏演的是兵部尚书之子张洪元依仗其父官高，终日吃喝嫖赌，不学无术，对读书作文一窍不通，在科考时却请人代做文章，全剧对纨绔子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出戏喜剧味非常浓烈，而且寓意深刻，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牛得草虚心学习川剧的喜剧特色和周先生的精湛表演艺术，又结合豫剧的特点进行加工移植，将它搬上舞台，使这出戏成为自己久演不衰的优秀传统剧目。

从民间和其他艺术形式中汲取演好丑角的营养。牛得草有句口头禅：“唱丑的肚——杂货铺。”他说：我的丑角表演是从百家学来的。他时刻注意从民间和各种艺术中吸收精华，而且把学来的东西自由灵活地运用到自己的艺术表演之中。

在《拾女婿》这出戏中，为了表现姜老汉的风趣、乐观，加强这位老戏迷的性格特色，他插进了一段“十八扯”。“十八扯”是民间一种游戏性的说唱形式，类似“颠倒歌”之类的滑稽演唱和京剧中的“反串”。牛得草将这种形式用在这出戏中，从秦汉三国的一些戏剧人物一直扯到宋元明清，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串在一起，虽然是胡溜八扯，但却显得很“艺术”，不仅是个笑料，很有风趣，也证明姜老汉这个人确实是个看过不少戏的“老戏筋”。这种化“俗”为“奇”的说唱“十八扯”，没有熟练的“贯口”功夫是表演不好的，它被牛得草用在戏中，不但达到了为塑造人物服务的目的，也丰富了豫剧丑角的表演艺术。

《仨愿意》是解放初期宣传婚姻法时，牛得草根据古为今

用的精神和豫剧丑角戏的特点,从传统戏《三不愿意》改编过来的。这出戏突出了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主题,辛辣讽刺了嫌贫爱富的财主和贪财如命的赃官,歌颂了长工为成全别人婚姻所表现出的机智勇敢。

这出戏中的县官是个贪官,为加重讽刺剧特色,牛得草将这个贪官设计成糜烂腐败、醉生梦死形象:从出场到结束都是酒壶不离手,醉意朦胧,在台上全是醉步和醉态。许多老观众都说:牛得草一上台,就给全场一种酒气扑鼻的浓烈感觉,他的佯醉晃得全场观众都醉了。

牛得草不是个爱喝酒的人,何以能将醉态表演得如此精彩逼真呢?原来,为了演好这一角色,他经常到小酒馆去观察那些喝醉了酒的人,为自己塑造角色搜集素材。然而这些醉汉的醉态毕竟还不是艺术,需要根据所演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进行加工处理。他所表演的对象是七品县令,是“醉官”。当官的喝醉了,从不认为自己醉,还要耍耍威风,以示不醉。牛得草便结合自己解放前在开封所见一些国民党醉官的各种丑态,设计出了一整套“醉官”的表演程式,将“官醉”表现得惟妙惟肖,入骨三分,取得了令人扼腕赞绝的艺术效果。

在《唐知县审诰命》中,牛得草将唐成设计成一位近视眼,这个设计是很合乎情理的。唐成出身贫寒,从小读书时,光线不好,营养不良,造成了高度近视的眼疾。他当了个小官也不是用钱买的,而是靠本事考上去的。之所以被贬出京,则是因为自己的刚正不阿。因此,表演好近视眼看状子这些情节,便有助于概括好这个人物。萧长华老师看了他的演出后,认为他表演的这段戏没有处理好生活真实与舞台艺术的灵感两者的关系,说:“你看状子离眼睛太近,太生活化了。状子挡住脸,观

众如何看到唐成的表情？舞台上的近视眼看状子，离眼五寸方宜。你可以交几个近视眼朋友，看他们是如何看书走路的。”

牛得草觉得萧老师说确实很有道理，自己生搬生活中的动作，在舞台上为演近视眼而演近视眼，实际是对生活体验得不深，对人物理解得不透，对感性知识提炼得不够。要演好这个情节，就需要更深入地体验生活，观察生活，甚至要和近视眼交朋友。

196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牛得草在开封一家邮局的阅报栏前发现一位40多岁的男同志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在看报，鼻子尖儿几乎贴在阅报栏的玻璃上。牛得草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绕着这个人前、后、左、右看个没完。当这位近视眼者看完报欲走时，牛得草迎上去很有礼貌地问候了一声，并说：“同志，请慢走一步！”

那人显得有点惊讶。牛得草连忙解释说：“俺想问问您的眼近视有多少度。”

“哦！两千多度。”那人略微松了口气。

牛得草激动得一把握住那人的手说：“同志啊，可算找到您了！”见那位近视眼有点莫名其妙，他解释说：“我叫牛得草，是剧团一位唱丑的。我演《唐知县审诰命》中的唐成，他也是个深度近视眼。可我老演不出近视眼那个味儿。我想通过你了解一下……”

“噢，原来如此，我这个快要瞎的人对你们演戏还有用处啊。那好吧！”

于是，两个人在邮局门前便攀谈起来。这位近视眼者是位医生，他详尽地向牛得草介绍了近视眼的各种神态和习惯性生活动作。